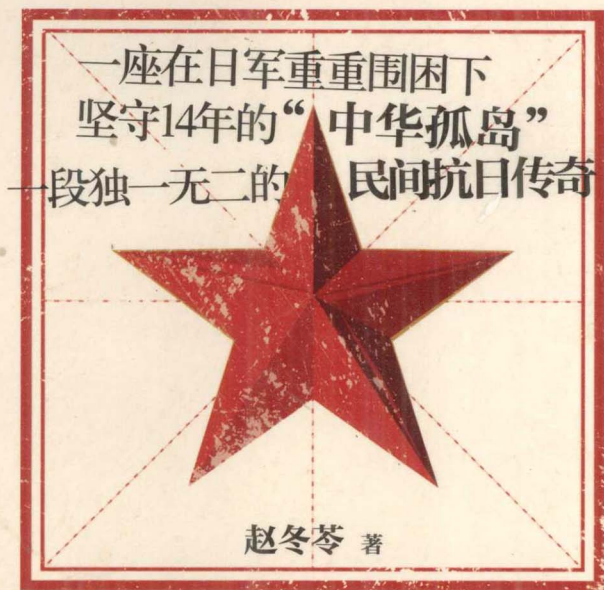


中国地

长篇军事小说



我们死也不离开这里，这土地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坟！

中国地

长篇军事小说

赵冬苓★著

长缨★改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地 / 赵冬苓著; 长缨改编.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04-5055-7

I. ①中… II. ①赵… ②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7544 号

中国地

赵冬苓著; 长缨改编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出版策划: 张 林

特约编辑: 漾 娜 刘郝姣

封面设计: 主 语

版式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055-7

定 价: 3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题 记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1945）

中国地
目 录



- 第一章 鬼子来了 / 001
- 第二章 战时同盟 / 020
- 第三章 练枪 / 039
- 第四章 农民子弟兵 / 064
- 第五章 大仇未报 / 092
- 第六章 赵老嘎的家事 / 106
- 第七章 生死一线 / 127
- 第八章 黄雀在后 / 153
- 第九章 全民皆兵 / 172
- 第十章 炮火齐飞 / 188

- 第十一章 李海山之死 / 212
- 第十二章 奇女子香香 / 229
- 第十三章 上阵父子兵 / 250
- 第十四章 两个卧底 / 265
- 第十五章 持久战 / 284
- 第十六章 打虎亲兄弟 / 300
- 第十七章 深入虎穴 / 320
- 第十八章 月黑风高 / 337
- 第十九章 最后的胜利 / 353
- 第二十章 九反朝阳 / 369
- 尾声 / 390

第一章 鬼子来了



夜静谧如水，疏星点点，长空欲坠，连空气仿佛都睡着了。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饿狼守食般蜷伏在高粱地里，双手紧握着起爆器，像紧握着一具足以撬动地球的杠杆，又像是把整个世界都抓在手里。豆大的汗珠滚满了他紧绷如铁的脸庞，如同一颗颗专注的弹头；“扑通扑通”的心跳抖动着他焦急的疯狂；兴奋的肾上腺也急速分泌，很快他便尿意频频，差点要憋不住了。

眼前是一片柳林杂乱、蒿草丛生的荒地，却有个水灵的名字——柳条湖。南满铁路就在柳条湖的草丛中蜿蜒穿行，悬浮的铁轨像一条通天的梯子倒卧于地。柳条湖南侧不到八百米是中国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那里高墙壁垒，里面鼾睡着—群身高达、威猛雄壮的东北汉子。

月近半圆，河本命令手下撤后卧倒，他将大部分身体缩进一处簸箕形的土坑里，只露出小半个脑袋，并张大了嘴，猛力按下起爆器按钮，随着一声震惊世界的爆炸，黏润甜泽的高粱地里顿时充斥着比臭鸡蛋还难闻的硝烟硫磺味道。河本并没有本能地捂住鼻子，也没有下意识地盯住炸点，甚至连那几段被炸得凌空飞舞的铁轨和枕木也吸引不了他机警的眼球。他将脑袋转轴似的直拧到侧后，眼睛死盯着北大营方向。令他大惑不解的是，近在咫尺的北大营里一片死寂，上万东北军官兵居然像集体吞服了安眠药一般，无声无息。爆炸过去五分钟，竟然没有冲出来一兵一卒，好像那巨大的爆炸只震惊了世界，并没有震惊世上的他们。

河本爆瞪着双眼，一时竟有些泄气。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场面，与预先的计划相

去甚远。原以为爆炸声一响，北大营那些据说骁勇善战的东北军士兵便会蜂拥而至，而后那爆炸就不是日本人干的了，而是中国守军蓄意破坏、挑起事端。

“既然他们不来，那我们就开干吧。”河本自语了一句，拔出指挥刀用力劈裂胸前的烟尘：“帝国的勇士们，跟着我冲上去，杀死支那人！”身后趴伏于地的日军纷纷跃起，大喊着杀声冲向北大营。

几乎在爆炸响起的同时，另一路日军早就迫不及待了，他们在中队长广岛的率领下率先向北大营发起袭击。结果广岛比河本还惊诧，他的部队动作神速，坦克上的火炮直顶到北大营的大门，很难再发射炮弹；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的鼻梁已和北大营的围墙亲密接触了，不用深呼吸便能闻到里面浓烈的男人汗臭。可东北军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任凭炮声呼啸，任凭弹雨飞蝗，就是不抵抗，真能沉得住气。

攻击得手的消息迅速传到位于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端坐在椅子上双眉紧锁纹丝不动，参谋长三宅光治双手托腮凝神思索，石原莞尔、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岛、小野、儿岛、名仓等一干参与谋划事变的高级参谋和特务或操着电话不断询问战况，或在沙盘前指指点点，或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勾画画。大家井然有序地紧张忙碌着，不时传出一阵阵轻声的欢呼。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一切都太顺利了，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顺利得让他们甚至觉得撬动地球并不是一件什么太难的事。

三谷清放下电话，冷笑道：“东北军徒有虚名，简直不堪一击。”

石原莞尔阴沉地说道：“本想弹他们一个脑瓜崩，没想到一下就戳穿了支那的天灵盖。”

今田新太郎扔下铅笔，哈哈一阵大笑，朗声道：“看来我们的胃口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几个人均点头称是，又集体嘲笑了一番那几个不思进取的内阁“老古董”，而后纷纷向本庄繁建议，力劝司令官早下决心，此时正是征服满蒙的大好时机，大日本帝国称霸世界的历史机遇已然来到，应该立刻集中关东军主力乘胜迅速攻占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攻击前进，彻底击溃东北军，占领全东北。

本庄繁犹豫片刻，终于下了决心，他缓缓地拄刀直立，走到地图前，众人均庄严肃穆垂手立于两厢，刚刚还略显轻松的气氛立刻被这位沙场老将咄咄逼人的气势所压制。本庄繁轻咳了两声，又轻叹一口气，开始指点着地图口述战斗命令：“关东军第2师主力迅速集中，从辽阳出发火速向沈阳开进，由平田幸弘指挥第2师第2旅第29团从南线全力攻击沈阳内城；铁路守备队第2营由岛本正一指挥，从北线向北大营发起攻击，配合广岛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1营形成对北大营的夹击之势；独立守备队第3营向营口发起攻击、第4营向凤凰城、安东发起攻击；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



立守备第1营分别向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地域发起攻击……另请驻朝鲜皇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火速率所属部队增援……”

本庄繁的军刀在地图上纵横捭阖，作战部署如指点江山，将部队编成、开进路线、攻击目标、突破地段、当前任务、后续任务说得一清二楚，一气呵成，完全是一副气定神闲、镇定自若、胸中自有百万兵的大将风度。但接下来的动作竟让众人吃了一惊，他将目光绕过石原等人，竟朝门口一个年轻军官微妙而又复杂地瞟了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在征求意见，好像在说：这样部署没问题吧？

众人忙将目光聚集到那年轻军官的脸上，而那军官竟昂首挺胸凛然不惧，丝毫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腼腆之意，坦然接受司令官的宠爱。此人叫北村太郎，陆军中佐军衔，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平时名不见经传，在人才济济、猛将如云的关东军司令部很少显山露水，此次密谋满洲事变也没他什么事，他还不够级。但此刻受到司令官如此抬举高看，着实让大家羡慕嫉妒了一把。但北村只是用坚定的眼神回应着众人，其他什么也没说，军中的规矩他还是懂的。

散会后，众人皆往外走，只有北村原地不动，石原走到北村身边，像老大哥拍打小老弟一般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北村君，板垣和花谷正不止一次赞赏你的军事才能，说你智慧过人，是个天才，说说你的意见吧。”

北村两脚一并“咔”地来了个立正：“哈依！”接着便不再客套，大声道：“司令的部署奇正相辅、缜密细致，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如探囊取物。如果能派出一支奇兵直插锦州，锁住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截其退路，东北军必不战自乱。同时可震慑关内的支那军队，解决华北问题也将指日可待。”

石原莞尔连连点头：“果然名不虚传。”接着哈哈一阵大笑，本庄繁、三宅光治等人也跟着爽朗地大笑起来。

三宅光治半天才止住笑，道：“原来以为我们关东军只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石原君的胃口大，没想到北村的胃口更大，一招关门打狗，果然气势非凡。”

本庄繁又破天荒地做出一个令众人更加吃惊的动作，他竟缓缓走到北村身边，温情地给他正了正军帽，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爱护最喜爱的小儿子，道：“年轻人，有气魄才能成大事。我老了，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日后必不可限量，帝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现在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以区区一万人挑战二十万支那军，以寡制众，难免捉襟见肘。不过，等打下了沈阳、长春，就由你率领一个联队，直插锦州、朝阳，为皇军锁住胜利之门。”

北村一脸神圣，“咔”地又是一个立正：“哈依！誓死为天皇陛下尽忠！”

关东军全线发起攻击，大开杀戒。而中国守军再也无法无声无息，他们已全线大乱，北大营里一片哭天抢地、哀泣神号之声。有枪有炮有坦克有飞机的东北军瞬间一无所有，竟成了一伙身着军装却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成了饿狼嘴边的绵羊。因为他们接到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也要听其自便。

于是北大营里的东北军官兵为了执行不抵抗命令，纷纷倒在日军的炮火枪口下，不少人躺在床铺上等着日军“自便”，结果被刺刀“自便”得浑身是血。

“他妈了个巴子的，给脸上鼻梁，骑着脖梗拉屎啊，太他妈的欺负人了……”东北军第7旅620团团团长王铁汉连着急带上火，连骂带跺脚，但无济于事，他手下已经伤亡了两百多人，都是赤手空拳待在营房里被击中的。王铁汉终于忍不住了，他将帽子一摔：“让弟兄们把武器库打开，取家伙，跟鬼子拼了。”

血气方刚的二营营长赵永志一听说团长要打，第一个跳出来，领着一伙士兵向武器库猛跑。军械员刚开了锁，赵永志便飞起一脚将大门踹开，风一般冲进去，随即抱了一挺机枪出来，大声冲着后面喊：“弟兄们动作快点，跟我把鬼子打回去！……”话音未落，机枪已喷出愤怒的火焰，风扫落叶般向冲来的鬼子扫去。

“杀啊！”东北军官兵奋起抵抗了，很快便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冲进北大营的日军遭到迎头一击，攻势稍缓。双方遂形成对峙，依托营区展开逐房逐墙争夺。

王铁汉也扛起了机枪，边打边向身边的赵永志道：“看到没？鬼子这玩意，你软他就硬。你跟他们来硬的，他们也没办法。”

正说着话，一发炮弹落在身后十几米的位置，飞溅的弹片嵌入王铁汉的臂膀，他顿时浑身滴血。

赵永志忙将王铁汉挡在身后，朝着左右焦急喊道：“团长挂花了，快把团长抬下去。”

王铁汉猛地跃起，机枪仍吼叫着射向敌人：“别管我，我哪也不去，今天我就死在这，这就是我王铁汉的成仁之地！”

又是一阵密集的炮火，尖厉刺耳的爆炸声断遏行云，但王铁汉一声一声的怒吼却破云而出，像一枚枚穿云破日的炮弹，他和他的团死战不退。

传令兵踉踉跄跄地扑到王铁汉身边，带着哭腔叫道：“团长，别打了，我们左右两翼都被日本人突破，马上就要被包围了。旅长命令你们快撤，赶快向东山嘴子撤退……”

王铁汉的眼睛几乎喷出血来：“狗屁东山嘴子，我看你就是个歪嘴子，再胡说八道动摇军心，老子毙了你！”



传令兵抽咽道：“真的，团长，就你们一个团在打，两翼的部队早就撤走了……”

王铁汉一把拎起传令兵的衣领：“旅长呢？他也撤了？”

北大营地下隐蔽部里一片狼藉，几个参谋正慌乱地把地图取下卷好装箱，其他士兵也忙乱地烧毁文件、收拾作业工具，似要来个大搬家。旅长熊向本像被刺激发疯的熊瞎子一般正冲着电话狂呼大吼，大手铁钳子似的几乎把话筒捏碎。“军长，咱们不能撤，北大营一丢，沈阳不保，整个东北都保不住……”

话筒一头传来更猛烈的咆哮：“熊向本，你给我听好了，现在的局势不是你所能理会。上峰早说了，日本人不自量力，他们只是想挑起事端，想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占领整个东北？笑话，他们有那么大的胃口？就算他们有那么大的胃口，他们长那么硬的牙口了？满打满算就一万来人，想吃掉咱们关外二十万东北军？那是老太太吃铁蚕豆，不怕硌崩了牙？所以咱们要忍耐，不能上日本人的当，不能让他们找到任何借口。你是个军人，要学会服从，听懂没？服从……”

熊向本轻轻放下电话，悻悻地朝身边的参谋摆手：“快收拾家底，咱们撤……”

“旅长，不能撤啊……”随声冲进来一个人，竟把熊向本吓了一跳。熊向本定睛一看，原来是620团二营的赵永志，遂大怒：“赵永志，你这弄的是哪出？你们团长呢？你的部队呢？不跟部队待在一起，跑这来干什么？”

赵永志道：“旅长，我们团长负了伤，他说传令兵的命令传错了，说你不会让我们撤，就派我回来问问。”他又急促道：“旅长，咱们不能撤啊，这么撤下去，怎么对得起负伤的王团长？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在鬼子枪下的弟兄？日本子都快把北大营全占了，接着就是沈阳，接着就是咱们全东北……”

熊向本道：“行了，别在那像个冤种似的。日本人没那么硬的牙口，他们就是想找碴闹事，不理他，让他们自弹自唱去吧。”

赵永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连抽泣带愤怒地说道：“旅长，你是没看见外边的场面，弟兄们被鬼子像活靶子似的打，那不是找碴闹事，那是扯鼻子上脸，咱们越软，他们越硬，咱们要是撤了，他们就能把咱们的家全占了。”

熊向本更怒：“放肆！够了。他们愿意占了咱们的家就让他们占吧，咱们的家大着呢，就怕他们吞不下胀破了肚子。”说完他语气稍缓：“永志，国际形势你不懂，我也没闲工夫跟你讲，咱们可是留着后手呢。记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丢点地盘不大紧，人命没了可啥都没了。你给我把手下的人都管住了，一个也不能丢，都给我全须全尾地撤下去，少一个我拿你是问。快回到你的部队，和你的士兵待在一起……”说完披上披风，领着随从便往出走。赵永志呆呆地快要瘫软在地，像被抽了

大筋。

熊向本回身道：“咋的？还不走？等着日本人来给你收尸？”

赵永志离开旅部，正赶上大队人马潮水般从前面涌下来，真的是兵败如山倒。他赶紧逆着人流，寻找自己的部队。终于在一群残兵败将中找到了他的二营，忙问副营长：“团长呢？”

副营长道：“团长没事，只是咱们营死伤了几十个弟兄，还有……”

赵永志忙问：“还有什么？说话别吞吞吐吐。”

副营长道：“开小差的太多了，刚下命令撤就散了一小半，都是十来年的老兵啊。”真能平平安安地跑回家还成，怕是胡乱瞎跑一个个都被日本人抓去宰了。”

赵永志听罢大惊，嘱咐道：“你带着人先往下撤，我再回去找找，没准是跑错了方向。”说完他继续逆着败兵往回找，躲过日军的锋芒，向西北径直跑出北大营，一直跑过一片高粱地，再往北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漫水小桥，过了小河往东是一条隐秘的小路，直通棋盘山，绕过山再往东去就是抚顺了。他揣测那些老兵油子跑错方向是不可能的，叛变投敌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想跑到山上，暂躲一时，最后肯定要各回各家，所以他就堵在小桥上。不一会便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惨淡的月光下，几十个丢盔卸甲的老兵正钻出高粱地没命地跑来。

“站住！”永志一声断喝，匣枪对准了为首的老兵。

“营长？你咋在这？”众人抬头一看是赵永志，也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都一屁股瘫坐于地，呼哧带喘的声音响成一片，像一群泡在水里洗澡的老牛。

“都给我起来，跟我回去。”永志用匣枪指着道。

逃兵们懒洋洋地站起来，为首的老兵道：“长官，你要是打日本，我们就跟你回去。要是撤，那我们比你该往哪撤。”说完欲绕过永志，从水上蹚过。

“都他妈的跟我回去，再跑别说老子枪不认人！临阵脱逃是要杀头的！”永志推弹上膛，大声吆喝着。

逃兵们继续蹚着水，哗啦哗啦的动静像一群孩子在水中嬉戏，个个脸露不屑。又是那个老兵开口道：“长官，你就省省吧，留下子弹去跟日本子干吧，这时候还要什么威风？你看咱爷们像怕死的人吗？你还没枪高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张大帅东挡西杀了，虽说是吃粮当兵，可打吴佩孚、打郭鬼子（郭松龄），咱爷们啥时候怂过？打中国人、打自己人我们都没眨过一下眼，还怕那些个小矮子日本子？”其他几个老兵也举起步枪道：“我们为啥带着枪跑，不嫌累赘？就是要找抵抗的部队，跟日本子拼命。再不济也得回家给爹、娘、媳妇报个信，日本子来了，得出去躲躲。”

赵永志将枪口垂下：“那你们就跟着我回去，大部队马上就会杀回来，跟日本人



拼命。现在是暂时的撤退，上峰肯定还有后手。”

老兵们齐声道：“得了吧，不提后手我们还不来气。能下命令让我们待在营房里当活靶子的人，咱们才不信他能有啥后手，没准他得把咱们撤到关里去，把咱们的家，把咱们的爹、娘、媳妇、孩子全留给日本人……”

赵永志的枪终未再抬起来过，就像一根无奈的柳条低垂不举。他像个二傻子似的呆呆瞅着一伙老兵“哗啦哗啦”地蹚水而去，一直目送着他们消失在漆黑的夜里，这才转了转眼珠回了回神，骂道：“娘的，你们跑、老子也跑。”说罢，一毛腰钻进了高粱地。

就在河本末守带着人往柳条湖的铁轨下埋炸药的时候，赵永志的亲爹赵老嘎正威风凛凛地挺立在他家村口一块巨石上，兴奋得像只发情的狒狒，粗音利嗓，疯癫欲狂，放声高歌二人转。那巨石离柳条湖少说也有六七百里地，以至于柳条湖轰隆出的巨大动静都震惊中外好几天了，赵老嘎还一无所知。

赵老嘎刚跟杜二脑袋、许三骨棒等几个狐朋狗友喝了数坛子烧酒，回来时酒劲仍未过去。他没直接进村，而是弃了马爬到高处，像一只打鸣的公鸡，居高临下，扯着破锣嗓子唱道：“……龙子龙孙，龙的那个种，穿着个龙袍称天子啊！天上下来管地上的事，管来管去管的都是人啊。管人到底为的个啥啊？弄了半天还是为了个地啊。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哎，为了命根子不怕皇上啊……哎……嗯哎哎咳呀……”

此为正版东北二人转名段《九反朝阳》，曲风粗糙，曲义通俗，东北的大人小孩都能哼出几句，尤其适合酒后醉唱。赵老嘎虽然醉得像个瘸腿骡子，但一个字都没唱错，只是没一个音在调上。赵老嘎并不在乎，即便无人喝彩，还唱，只把那漫山遍野随风摇摆的高粱秆、玉米叶、小麦穗当做随声应合的听众。

整整九段《九反朝阳》，连一般以唱二人转为生的民间艺人也难免丢字落词，赵老嘎却一气呵成。直唱得快把山上的狼招来，赵老嘎仍未消停。他头顶着弯月，脚移着莲花醉步，边唱边四下寻摸着，最后才聚集目光，恨不得能从眼睛里变出根笔直的蚯蚓，一直钻进地里。可惜那晚上的月亮不争气，几乎失去了照明功能，除了黑魆魆便是黑洞洞，再不就是黑压压，似乎没啥别的了。但赵老嘎的嗅觉和听觉极其灵敏，腥臊的夜风中，只觉得天地一片清晰。影影绰绰，风摆叶舞，赵老嘎居然真实地闻到了高粱秆溢出汁液的黏润，玉米粒子上泛出浓浓的香泽，小麦穗上摇曳的是清甜，而豆子地里散发的全是滑腻的油腥。除了闻出味道，他听到的更多，也更清晰，居然能听出黑土地上长着那些东西的长短颜色，甚至能听出一幅土美土美的画来。

风刮着高粱、玉米叶子“哗啦啦”响，如同一大群乌鸦扇动翅膀。身下的高粱、

玉米、小麦与黑土面子纷繁混杂胡乱掺浑搅和，顿时滚沸出一锅黄红绿黑杂色杂瓣的黏粥，更像一片浊浪滔天的汪洋。赵老嘎眯缝起眼睛，坚定地竖起耳朵，祖辈们面朝黑土背朝天的脊梁便一拱一拱地显现了。耳畔就像是一阵猛烈的爆炸后烟雾慢慢消散，薄幔微起，那一锅粥一片海一群乌鸦齐鸣的黑土地上，顿时闪出他爹、他娘、他爷、他奶、他太爷和所有见过面没见过面，或穿衣戴帽或赤身裸体的一群祖宗。声音与画面纷至沓来，斧子劈山碎石的电光火脆，人和野兽殊死相搏的凄惨哀号，锄头刨田入地的扑哧闷哼，镰刀凌空飞舞的稀稀刷刷，汗珠摔到地上砸坑分瓣，肌肉骨骼咯吱咯吱伸缩松张，睾丸哗啦哗啦如铁核桃般碰撞的叮当声响，男人呼天号地喊爹骂娘，女人猫叫秧子似的喘息呻吟……反正那地里的动静太多，杂乱无章，如泣如诉，如痴如醉，如颂如歌。

赵老嘎唱着乐着蹦着听着感动着，恨不得跪地上猛磕几个响头，以表达对列祖列宗的敬畏之情。他的胸中激荡着一声接一声的炸雷，怀揣着无比的激动和自豪，感动祖辈的勤劳勇敢。突然又感觉一阵拧巴，随后是揪心挠肝的痛苦，泪水、鼻涕不知不觉已越过皱纹淌满老脸，又瀑布似的流过黑森林一般的胡子，奔着脖颈而去，很快便跟沾满胸襟的烧酒混合成一片黏稠。他不禁怦然叹道：“老祖宗置下这些地可真不容易！”

赵老嘎下山的时候，路过一片荒地，是后沟赵文财家的，荒了好几年了。赵老嘎便破天荒地往那地里恶狠狠地浇了泡尿。按照赵家的规矩，肥水是不流外人田的，可赵老嘎还是反传统的让屎尿飞。那工夫他其实并没多少尿，体内的多余水分差不多都变成臭汗欢快地挥发了，但他还是左右摇晃着身体努力做出扫射的姿势，将一片浑黄杂白的液浆喷洒成扇状，边泌尿边骂：“狗日的赵文财，让这么好的地荒着，真他娘的愧对祖宗。”于是赵老嘎冒出个想法，既然不能像祖宗们似的开荒拓地，不如花钱买别人的地，也算祖宗的光荣传统到他这辈没有丢。

一到家，赵老嘎就把买地的事跟媳妇柳芹说了。柳芹也主张买地，但不支持赵老嘎买地。主要是不相信，因为赵老嘎太嘎，和一般土地主的想法大不一样，她被赵老嘎以前干那些不着调的事吓怕了。就在半年前，赵老嘎说家里的农具旧了，要去买镰刀、斧头、锄头、铁犁等农具，结果农具一样没买回来，却背回来一把盒子炮，当时差点没把柳芹气抽过去。赵老嘎还振振有词，说买农具是为了种地，买枪是为了保护种地，其实都是为了地，咱们的想法总是一样的。柳芹就说，咱们的想法咋会一样？咱家长的短的好几支枪，看家护院早够了，你这是要办团练还是要造反？看着你屁股蛋子上那盒子炮马卵子似的晃荡，我脑瓜仁都疼，咱们能想到一处去？

所以柳芹这次坚决不同意赵老嘎买地，接着听赵老嘎说要买的是赵文财的地，柳



芹肥咕噜嘟的脑袋晃得更厉害，连红扑扑苹果色的脸都变成了白花花的豆腐色，半天才愤愤道：“你，你还不放过他？”

话说这赵文财不是别人，他当年跟柳芹还有过一段渊源。二人曾有过婚约，柳芹甚至都坐上了赵文财的花轿，差一点就成了赵文财的老婆，但硬是被赵老嘎从中横插一杠子给撬了过来。所以赵老嘎一提赵文财，柳芹就气不打一处来。赵老嘎只好又说：“我买他的地，其实是帮他。”

柳芹道：“你买他的地，不如杀了他。”

赵老嘎道：“我又不是抢他的地，是买。这小子自打抽上大烟，房子都给抽进去了，就剩几垧地还荒着，咱们不买，别人给的价更低。”他叹口气又说：“我看着谁家的地荒着，就心疼，就像自己老婆被人睡了一样。”

柳芹白了眼赵老嘎道：“人家老婆被你睡了，人家心就不疼？你就舒服了？”

赵老嘎嘿嘿一笑，笑得天真烂漫，好像又回到了与柳芹的邂逅相遇，又回到了年少时代。他说：“我当然舒服了，但不是睡别人老婆舒服，而是睡自己老婆才舒服。”

柳芹道：“你要是真想帮赵文财，就别动他的地。他手上有了钱，几天就能败光。”

赵老嘎道：“我早想好了，虽然我跟赵文财出了五服，可毕竟也算本家兄弟。先把他弄家来捆个几天把烟戒了，地先帮他种着，收的租子全归他，买地的钱也给他攒着，要钱还是要地，全凭他的心思。”

柳芹瞪大眼睛：“当真？没耍花招？”

赵老嘎也瞪大眼睛：“我要过花招？”

柳芹从枕头下拽出赵老嘎的盒子炮掂了掂：“这个不是耍花招弄来的？”

赵老嘎嘿嘿乐着道：“算，算，这个算。”

柳芹又说：“当年你把俺从花轿上弄下来，用骡子驼回家，不算耍花招？”

赵老嘎继续嘿嘿乐：“这个可不算，那是有人不想坐轿子，只想骑骡子。”

柳芹道：“要没耍你自己最清楚。”说完，她便不再提买地的事，而是收了盒子炮，熄灭油灯，将白花花的身子凑上前来，蛇一般盘住赵老嘎的腰。

两口子正待颠鸾倒凤，只听门外“咣当”一声，像是老母猪跳圈。两人忙窸窸窣窣地往身上套衣服，正欲钻出被窝出屋，房门又“咣当”一声，踉踉跄跄撞进一人，点着油灯定睛一看，他们吓了一跳，来人竟是衣衫不整的大儿子赵永志。

“爹、娘……”赵永志喊完爹娘，便不再说话，直奔着水缸而去，恨不得将脑袋插进水缸，“咕咚咕咚”饮马似的连喝四、五大瓢。

“慢点，别呛着。”赵老嘎和柳芹围着被坐在炕上看儿子喝水。

赵永志抹了下嘴巴，抬眼凝望着爹娘，他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场面，爹娘的衣衫比他还重整，但他们面容红润，倒还年轻。赵永志的眼泪“刷”的一下便流了下来，

“爹、娘，日本子来了……”

“日本子？”

“对，日本人打下北大营，又占了沈阳城，还追着咱们屁股打，马上就得打到咱们朝阳，打到咱们清风岭，你们快收拾东西跑吧……”

赵老嘎仍旧衣衫不整，他点着烟袋，缓缓道：“你是回家报信的？咋不跟着队伍？”

“爹，别问了，一言难尽。快跑吧，日本子一路杀人烧屋，狠着呢。”

赵老嘎仍旧缓缓道：“慢，你爹你妈岁数大了，话没太听明白，你慢点讲，天不会塌。”

“爹，日本鬼子这回是动了真格的，他们要灭了咱们中国……”

赵老嘎断喝道：“停！这么说日本子动了真格的，你们没动真格的？给我好好说说，你们队伍都干吗去了？”

赵永志又狠饮了一大瓢水：“爹，日本人搞突然袭击。上峰不知道动了哪根筋，下命令不许抵抗，咱们就撤了……”

“撤了？都撤了？听你说过，好像什么你们东北军兵强马壮，关里关外加一块有个几十万，光你们北大营就有个万把人，这说撤就撤了？日本人有多少？”

“爹，黑灯瞎火，又枪又炮的，摸不准日本有多少，依我看打北大营的少说也有个五六百，后面的更多……我们开始也没撤，就我们团没服从命令，跟日本人接火了……”

赵老嘎问：“后来呢？”

赵永志低下头：“后来，后来我们也撤了……”

赵老嘎狠狠地用烟袋敲着炕沿：“真替你们臊得慌，真金白银地养着你们，遇上几百个小鬼子就他娘的撤。说吧，你们队伍呢？不会是都撤到咱们清风岭了吧？”

“爹，我没跟着队伍撤，我自己回来了……”

“嗯，这么说你是开小差当逃兵了。”

“爹，别说那么难听。我是主动离开不抵抗的队伍，东三省还有不少抵抗的，我马上就去找他们，您和娘赶快收拾东西跑吧。”

“跑？往哪跑？”

“这还用问？关里啊。”



“要跑你只管跑，你爹不跑！都跑了这老祖宗留下的地咋办？留给日本人？”

“爹，你咋死心眼呢？命都快没了，还要那些地干屁？”

“混账！”赵老嘎像个愤怒的猴子，一个蹦高几乎赤身裸体地窜出被窝站在炕上，“告诉你小兔崽子，没有了地，就没有你爹！你爹不但不跑，还要买地，还要稳稳当当地住下去，还要把乡亲们联合起来，一起保住咱们清风岭的地。”

一直窝在被里没说话的柳芹不知啥时候早溜出门外，此时已把一个沾着土渣的坛子捧进了屋，道：“当家的，都拿去，买地剩下的钱都用来买枪！”

赵老嘎翻了翻眼皮，指着坛子道：“孩他娘，这咋回事？”

柳芹也一翻眼皮，道：“家底。”

赵老嘎又翻眼皮：“家底还用埋起来？哪个贼有那么大胆子，敢上我赵老嘎家来偷家底？”

柳芹嘿嘿一乐：“没想防贼，防的是你。”

赵老嘎指着坛子对永志道：“看到没？你娘从来跟你爹就没想到一起过，现在终于想到一起了。”

数天后的一个早上，日头刚钻出东山便无精打采的，像一张怨妇的老脸斜挂在天际，阴冷地凝视着脚下的黑土和黑土地上的人们。

不大工夫，岭下的大车路上烟尘四起，一长队人马蜿蜒迤邐而来，也不停歇，仓促向西。

世代代居住在清风岭的人们被惊醒了，他们见惯了烧杀抢掠的大场面，但还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马驶过。大家杵着锄头、托着下巴围在路两边，好奇地望着那远不见尽头的队伍。

一批批一队队纷至沓来，前面是爆烟尘土的马队，中间是小步疾走的步兵，后面是驼着炮、驼着箱、驼着大包小裹的骡马和大车，再后面和路两侧是仨一群俩一伙拖家带口子逃难的百姓。

队伍中的军人们疲惫不堪，神色跟他们的灰布军装一样，灰土土的，像刚从土里捞出来；步伐也失去了军人的铿锵，好像脚下的黑土粘脚似的，腿落下去就沉重的拔不起来；更像把什么贵重宝贝丢在了身后，一步三回头，不停地扭脖子朝东张望；唯有扛在肩上的枪油汪汪的，枪口乌黑发亮。

铁器清脆的碰撞声，人畜低沉的喘息声，呼儿唤女的哀怨声混杂在一起，将黑色的土地嘈杂成一片灰色的凄凉。

看热闹的人群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官兵看样子是要入关打仗，南边一直未